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三十

宋 彭百川 撰

官制沿革下

神宗

治平四年詔同簽書樞密院事郭逵赴闕職官志云密院舊制无同簽書院事者治平末始以郭逵為之太祖平蜀吕餘慶以叅政簽書院事自是非起宰无以執政守藩至逵以同簽書密院事權判渭州上即位王陶言非例名逵歸未幾罷知鄆州

乙巳置寶文閣學

士待制著于令其恩賜依舊龍圖閣例侍講吕公著兼寶文閣學士知制誥郃必爲寶文殿直學士先是公著與必同編集仁宗御集成藏寶文閣故因授此職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以來百司庶務多稟決于中書臣謂政府不當侵有司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汨政府若溝洫當決之都水監漕運決之三司其禮樂征伐號令損益自係朝廷議論有司得以奉行詔中書樞密應細務合歸有司者條析以聞後中書具三十一事樞密院具六

十二事皆歸之有司吴申乞内外官以三年為任不得遷移
熈寜元年正月復命武臣提點刑獄官序内外官
次自摯始九月中書奏選人俸薄不足以勸廉並增之詔
建東西二府東府命宰相居之西府命樞密居之五年
二月癸丑侍御史知雜事鄧綰為龍圖閣待制權御史
中丞以待制權中丞自綰始三月富弼致仕仍復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帶使相致仕自弼始中書言禮
房修換官法各立條制右職換文資准此七月秘閣校

理曾孝寛為起居舍人兼樞密都承旨舊用武臣以文臣兼領自孝寛始詔致仕官給日直二十人甲戌知青州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踰年京東旱蝗飛及境輙遇風墮水而盡于是上欲移抃知成都或言前執政舊不差知成都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差不可乃遣内侍賞賜名見勞之曰前此无自政府復知成都者卿能為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勑命也顧豈有例上大悦六年三月詔提刑司置檢法官一人元豐

元年罷六年復置七年十二月庚辰詔修撰經義所呂陶顧臨皆以白衣為修撰經義所檢討至是又以選人入中書習學行檢正事中書五房習學公事自今封三代并妻追封以王厚言王韶妻獨亡不與封故也閏四月丙午詔自今知諫院令綴兩省班時同知諫院范百禄綴兩省班御史臺止之百禄上言望詔有司裁為定式故有是詔八年十一月以蘇頌幹當三班院先是頌言尚書古之天台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仁宗朝大臣常移

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官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當時尚且憚作遂不果行請先置朝臣兩員振舉綱維俟其有序移審官等三院則南宮故事可舉一代典章于是為盛後官制行如其言九年五月詔駙馬自今改官及七年取旨元豐之法始著為令十年十月辛巳樞密院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薛向為工部侍郎即再任向辭所遷官降詔不允見政刑門講官坐立見學舉門七年新知大名府陳升之知樞密院事自判樞密置知院則當為副使

者皆改同知院事若置使則同知院副改為副使于是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上以升之三至西府故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事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十二月呂公著言正侍中自國朝以來未曾降授如文彥博賈昌朝以節度樞密兼領至真拜則自范質趙普後惟丁謂馮拯韓琦以受遺宰相故有殊命置條例司見安石門二年三月陳襄兼起居舍人范純仁直集賢院司修起居注上謂修起居注即知制誥欲令諫

官兼修注遂用襄及純仁起居注兼職自襄及純仁始也十一月司馬光請叙百官沿革公卿除拜作一録效漢百官公卿表詔從之詔百官用本資序即正言降一等官權發遣他準此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陳升之為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本朝宰相有以侍郎為之者學士王珪當制以故事言故升之躐遷尚書丙午修定閤門儀制所言垂拱殿曲宴當直翰林學士等直學士並赴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蓋國初惟有

文明翰林樞密直學士故必令當直者以從簡便今學士之名甚重皆得赴坐而翰林不當直者乃獨不赴考之官制似未齊一乞自今曲宴並聽赴坐從之先是王安石言伏見館閣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才也陛下試求以為講官為諫官監司則必知其誰可此患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名令三館祗候事有當議者召至中書令且條奏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上謂祗候之

名不雅令安石别制美名于是用前永安縣主簿邢恕為崇文院檢書丙子詔自今提刑復差文武于是武臣罕習吏文多不足以察舉所部人才及其才或可用為兵官而奪之以為此職皆非因人任使之意故悉罷之人甚以為便三月二日置宗正丞三員以張稚圭為之用王安石之言也丙辰翰林學士司馬光知審官院詔自今中書樞密院宣敕劄子帶聖旨批狀除機密外并送銀臺司封驗以知通銀臺司范鎮言門下封駁制校省

審章奏糾舉違制者三年四月壬申知青州歐陽修為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宣徽使自皇祐三年著令毋得過二員後富弼以宣徽使幷修為三用弼例也知制誥宋敏求言中書李定除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舊職須太常博士經兩遷通判去歲驟用京官令又以幕職官便升朝著處糾繩之地臣恐勿循官制之舊未厭衆議其詞頭未敢具草且以疾辭知制誥幕職官為御史裏行李定見安石門五月癸卯上批近以李定權監

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畧格命不下可並以本司歸班先是宋敏求封還定詞頭詔送別頌官賞命頌辭詔再送舍人院次至大臨大臨亦封還既而安石進呈舉御史新條若不拘職官高下並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權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復詔頌依前降指揮撰詔頌執奏如初詔趣直舍人院蔡延慶等就職及責大臨等延慶遂草定制既進草上奏乞罷之通進銀臺司命李定知諫院見安石門直舍人興國以後不復除上舉舊制

除延慶等詔增置宮觀管勾當或提舉官時以諸臣歷李定辭

監知州有衰老不任職者令與閒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者故增觀員王直溫權本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如故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自直溫始壬子詔罷入閤儀詔國家以兩樞内輔贊翊本兵任為重矣而狃于舊制自古職升朝以上必兼擇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有司之為非所以寓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員至衆非張官置吏以總其事則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勵中

外之材宜以審官東院別置審官西院差知院官兩員專領閤門祇候以上置諸司磨勘常程差遣齊恢為知院韓縝同以太常禮院治所為審官西院其院歸太常寺置局先是上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為不如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與樞密院議也及文彦博等對乃言其不便議者謂絳及安石協謀欲沮彦博且奪其權因建此議然先是大使臣差遣皆屬樞密院無先後名次時人

亦頗患其不平也八月東上閤門使李評為樞密都承旨承旨舊用閤門使以上或大將軍其後專用樞密院吏而更用士人復自此始提舉河北路常平等事王廣廉言一縣之事不以煩簡唯令佐三員而主簿縣尉所職各異茍事有謬誤非所職者雖坐視其獘而莫得救止欲令有司專管勾稽簿書尉專管捕盜依舊外縣事並令通管從之九月戊子朔中書言中書統治百官以佐天下政事而所置吏尚仍舊制謂宜高選士人稍依

先王設嗣置輔之意請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二員並以
朝廷充皇城使端州團練使知恩州李綬為樞密副都
承旨用士人自綬始也己亥上命曾布朱温等共考
試法官考試法官自此始翰林學士韓維等上文德殿
朔望視朝儀以入閣舊圖所載裁定增損之詔可二月
詔逐路擇未仕有經術行義者許權教授給俸選人學
可為師者令充教授詔審官院定差知州軍人並赴中
書審具人堪任即引見取旨條例司言欲令諸路具屬

州繁劇縣分户二萬以上增置丞一員以幕職縣令人充之四年四月太常博士李實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劉摯并為監察御史裏行故事御史不帶館職充御史自事前執政辟官乃降詔兩省降詔自此從向始也元豐元年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三年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學博士四月戊申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令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隷吏察户部三司及司農寺等隷兵察禮祠部及太常

寺等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庚申詔御史臺六察案官二年為一任以所糾劾官稽違失職事多寡為殿最五月癸亥朔擢御史中丞李定請增置臺主簿一員檢點六察文字從之八月詔文武官無相統攝而官同序位以職職同以服色服色同以資序資序同以改官改官同以出身唐制文選掌吏部武選兵部主之蘇頌言欲文武一歸吏部有四選之法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

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禄大夫下至承務郎皆以次序改從之十二月甲子詔應遷官除授者並即寄禄官除大兩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勘進士八年十年餘一遷所理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其大兩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舊制四年八月罷中書堂選闕歸吏部宇文昌言六察行于有

司而不行二府是委大綱治節目不報十月詔自今除職事官而寄禄一品者為行下二品者為守下品為試品同者不同行守議十一月庚寅詔中書丁酉開天章閣進品官制除目詔中書檢正官開府王震江陵吴雍入記聖語而授震雍左右仍使自書時人榮之既而議中輟詔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而使副簽書之名悉罷之先是將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歸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可廢也乃有

是詔五年五月詔三公三師宰相執政司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常任宰相者觀文殿大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觀文殿學士節度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内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尚書者仍佩魚二月舊吏户兵禮刑五房分掌至是釐為三省門下曰吏户禮兵刑工六房皆視其名主行之六曹之事又曰班簿曰開拆曰章奏曰制勑凡十庫中書分吏户禮兵刑

工班簿開拆制勑皆同門下而無章奏其後又増催驅點檢凡十一尚書省分房吏戸禮兵刑工開拆催驅制勑庫亦同門下而又曰知雜房凡十置吏則有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等當官為樞密院舊為兵吏戸部四房至是分房曰南北河西曰支差曰在京曰教閲曰廣西曰兵籍曰民兵曰吏曰知雜凡十其後又増支馬小吏二房而吏民名與三省同詔中書面奉聖旨事别黄紙書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訖録送門下為宣黄受批降若

覆請得旨及入狀得奏事別以黄紙亦書宣奉行訖録送門下為録黄樞密院准以白紙録送面得旨者為録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門下受録黄宣黄録白畫旨皆留為底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戊寅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權試竝服佩魚罷職除他官日不帶行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分為六曹體統如一至是令詳定

官制所以此意著爲式三省言九寺二監分隷六曹欲
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或分屬六曹豈可
専有所隷宜曰九寺二監於六曹隨事統屬著爲令上
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諸官及創被差命之人
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衆
皆有不辦事之憂上以命令稱緩語近臣頗悔改官制
蔡確等慮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
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遽止六月詔自今事不以大小

幷中書有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吏不帶三省字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茍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沿此以亂政體也先是官制行雖依舊三省之名而莫究其本省設官之初意乃釐中書門下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定甲子詳定官制所言尚書省左右僕射與左右丞簽書蓋朝廷以法在所司案

法闕奏禀候朝命而入主于有司之成務付之執政官所宜代上而任責則人主但聞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分六曹以治之都督以總之六察以察之六曹失職則都省所在糾察都省失糾則六察所在彈舉上下相維各有職守則奏抄書都省執政官于理為當待制遷官以三年至是三年一遷六年三月王拱宸判大名以官制行罷宣徽使故也五月左右司郎中舊以執政分廳時開見白事日暮不徧或事急速又造歴私第設議

互異則往返傳送事多留壅摯以問吏吏對曰前時郎官願如此摯乃白執政請都以堂聚時稟事可否面決無傳言留壅之獘皆曰唯自是事皆公決上下便之然他郎官不敢問見報見執事私意亦無所授陰不樂者甚衆摯罷去郎官復分廳白事如故七月吴雍直龍圖閣河北路轉運使兼措置糴使都司除職自雍始九月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起居郎舍人分隸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

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仍令舊制每月輪修蓋其職事未之有別乞即自今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如允所言其當釐正等事即別具陳從之上幸尚書省駐輦令廳頭謂執政曰新省宏壯甚與官制相稱王珪等對規摹制作皆出聖謨次至僕射廳又曰新省制作非苟而已卿等宜率厲官屬勉修職事既又名尚書侍郎以下隨其曹問所以掌職事悉因勅曰朕所以待遇責任非輕宜各恩自勉盡心職事及傳詔尚書省執政官與

正服内未仕者一人承務郎六曹都司吏部尚書至員外郎遷禄寄官一等賜吏各有差十二月外郎加勳依宗室法並自武騎尉使由法亦升朝官加勳内殿崇班内常侍賜勳並騎都尉始也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部作新省其規模區處詳密曲折並出制旨裁定羣臣承詔督工作壯偉雄盛近世未有也由是三省樞密院位著官儀煥然一新矣七年二月丙戌詔御史臺以侍御史知雜事為侍御史不帶知雜事

以言事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恩數並如知雜事三月庚申詔御史中丞雜壓六曹侍郎之上初元豐五年特行官制上于其中自為圖帖定未出先詔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勢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宫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

哲宗

元豐八年五月詔奉議郎吏部員外郎文及直龍圖閣知文州以彦博乞免兩鎮節度使故有是命郎官除職自及始也七月吕公著言臣伏覩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作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國朝之制殿奏事止是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興草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尚書省施行每省各為一班自元豐五年改官制政柄皆歸中書省王

珪以左相在門下拱手不復校王安禮每憤憤不平欲正其事而不能也公著被命未授即為上陳之後遂詔應三省合取旨及臺諫章奏並同進施行八月吏部郎中曾肇朝請郎禮部郎官林希兼著作職事官有兼職自此始

元祐元年二月詔起居郎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先是起居郎蔡京言禮記雖有左史右史分記言動之文然歷代即無分言動故事但云事為春秋言為尚書今觀尚書不免兼言動欲乞依舊制故有是詔閏二

月詔自今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曾在執政官准此司馬光言乞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竝乞收歸本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詔立天下錢穀通隷戸部法罷諸路提舉官見宣仁門三月詔職事官許帶職其班序雜壓依職事官内尚書非學士除者更不帶待制官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舍諫議非待制除者通及一年加待制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集賢院直秘閣

集賢校已上職令後内外官竝許帶除職六月詔學士待制除侍郎并帶職給諫例不帶待制前來一年加待制二年加直學士指揮更勿施行八月蘇轍言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遂請重法地分縣尉竝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武夫貪暴騷擾鄉村復為民人之患訪聞凡用武夫縣令民悉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竝差選人蘇轍又言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局其奉朝請必

改他官或為東宫三司或為諸位大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元勲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洪張永德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歸老者亦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宫王正中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横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寛貸皆置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宜考脩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十一月王岩叟言中書舍人在近臣中

為高選未行官制以前謂之知制誥專行誥辭不預政
事自改官制遂為中書屬官分押制勅凡國之政令無
一不預故中書舍人不獨取文學須兼責政事近除劉
闕稱為得人御史呂陶言舍人曾肇操履偏詖藝文淺
薄今乃擢居西掖尤駭羣聽夫中書舍人之職職清地
峻非他官可擬外則典司誥命以文章議論潤色帝猷
内則分押諸房以知識才慮參決機政前世推重謂之
宰相判官豈可因其序遷輒爾虚授十二月詔少府將

坐軍器監都水使者今後在七寺少卿之上監丞在臺寺主簿之上二年正月以國子司業向止一員令增其一僑與黄隱並為之五月詔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于尚書左右丞理先降除授者立班在上先是神宗正名以官職為次不以除授為先後于是特降新制三年詔自今朝議中散正議光禄銀青金紫大夫並置左右十月復置南北院宣徽使儀品恩數如舊制十一月詔左右中散大夫以上十員左右諫議大夫以五十員為

額十二月置六曹尚書權官俸賜依六曹侍郎守法叙班在試尚書之下四年十月詔復置外都水使者令河北轉運使兼領殿中侍御史孫升言先帝患百司職事不舉故建三省六曹以治庶政然人樂因循衆習苟且弊隨事生苟無按覈鉤考之術則必至于頽壞又置六察考察六曹行遣稽違及輪御史檢點三省簿書差失可謂詳且盡矣蓋六曹寺監二百四十餘案胥吏一千七百餘人其他官司二百七十處内外之事塡疊紛紜

而舊以察官六員書吏十有四人鈎考案覈非人人心力強明智術精敏安能周見其故而六曹百司之事不至于頹敗者賴有六察以為之警策耳兹所以見先帝規模宏遠追踪三代也朝廷近年察官既不補足矣此因浮費所建言吏不自本臺立法自行減免書吏六人止存八人分治六察吏員既少則所擇尤須精審且以八人按察二百餘案千有餘人胥吏二百餘官司而又吏不精所擇止欲名存實亡則可矣必欲究六曹之獘

成先帝之志則臣雖至愚知其無益也伏乞聖慈詳察深惜六察乃先帝救補六曹頽敗之志特降指揮下中書省重行立法中外幸甚劉安世言安燾令以仲夏去職密院惟有趙瞻恐不可全然缺官乞依故事令宰相兼樞密范祖禹荐馮京趙卨可任八月先是司馬康奏其父光遺槀其一乞合中書門下兩省為一蓋司馬與呂公著韓維張璪同具奏曰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

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駮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真之能改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煩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至當然但當据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其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内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

者大率皆送尚書省下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字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郡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録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得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煩冗行遣迂迴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絶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詞訟求決皆困于留滯又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録黄樞密院録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駮正爭論紛紜執政大

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省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覆有駁正則為反覆又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門下一官特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字煩冗無益于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諫

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
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降敕劄事小則直
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其二乞令六曹長
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令專達臣等商議欲乞今
後凡有詔令降行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
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
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道理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
欲何如施行次第道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

當則侍郎簽過判准應奏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者决于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作限若有稽遲即行糾劾若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展限吏部尚書如舊日判東西審官院左選侍郎如舊日判流内銓右選侍郎如舊日判三班院户部長官如舊日三司使刑部如舊日審刑院舊日本司文字止直奏直下令欲令六曹長官准此更不經由僕

射左右丞郎更改條法或奏乞特旨謂如刑部刑名疑慮或情理可憫或情重法輕特免停替編配之類或事體浩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目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詞狀並只經本曹長官呈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判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劄子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絶或判斷不當即令登聞

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于獄官員看詳定奪若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十一月三省言寄祿官分左右兩等進士出身皆左字餘人皆右字詔從之五年九月復置集賢學士蘇轍言今日監察御史久缺四員恐非治世之事唐置御史屬官皆自舉本朝以耳目之官不欲執政用私人以防壅蔽今乞稍改近制令臺官次第二任知縣人不至執政自用臺官六年四月楊

畏為殿中侍御史時呂大防劉摯各有異志欲得畏為助趙君錫荐畏實摯風旨也畏卒助大防擊摯云六月詔國史院置修撰官二員内長官兼知院事閏八月集賢院學士自官制行不復除至此李周始為之尋詔集賢院學士如曾任權侍郎以上人充者班列在大中大夫上七年十二月詔六察案復置監察御史三員分領先是元豐八年冬減監察二員令殿中侍御史兼領而察官亦許言事至是復之太常言本朝因唐之舊以御

史為監察使輪知太常禮院監禮近來以博士為獻官遂罷監禮惟御史專視禮事御史缺官則無所督察乞以博士監禮從之八年三月侍講學士范祖禹為翰林學士祖禹言馮京除侍講學士後為翰林學士不兼侍讀司馬光呂公著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叔祖鎮以翰林學士兼侍讀皆不兼學士之職臣不期歲得兩學士有所未安臣當辭免六月尚書左丞梁燾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乃置同使之名使燾領之

紹聖元年三月來之邵言集賢院學士立班雜壓在中散大夫上三年常安民言修立權侍郎遷徙法三省應奏權侍郎自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及嘗修撰除者滿二年取旨除正給舍言寄禄法分左右轄細轉法者未盡合行究補乞存此三等分左右禁並廢罷從之四月詔職事官罷帶職非職官仍舊帶易集賢院為殿直院為直秘閣集賢校理三年四月宣徽使因官制廢罷以事分隸省寺元祐三年復置並无所治之事詔罷宣徽使四年

十二月陳次升為御史章惇蔡卞令顔林致悃曰若相助何患不得美官次升曰知守官而已卿乃為執政風旨耶他日曾布謂上曰次升每事與執政為敵上曰誠無所附麗

元符元年十二月詔元祐復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揩揮更不施行

徽宗

大觀二年右正言蔡居厚以諫省獨員言臣專任言責聞見單寡乞更授兩員以廣言路五月詔中書舍人諫

議大夫制繫紅犀帶不佩魚
崇寧三年故事起居郎並舍人視外朝則對置若燕朝輪日舍人林攄曰上謂對書言動不應以内外朝異例從之
政和元年十一月舊制文臣借緋紫皆不佩魚王詔言監司守位不佩魚與例無别詔始許佩魚二年六月復置宫觀官及增置縣以前減冗員罷故也九月詔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又以左右輔弼太宰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又詔武選官稱以通侍王

侍中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至下班祗應以階易
名四年詔武横行增置大夫通舊為十三階郎亦如之
宣和七年詔依元豐制復置尚書令虛而弗除三公但
為階官無得令三省

欽宗

靖康元年詔臺諫官當出親擢不用丞相荐人立為定
制罷廉訪使者復走馬承受十一月依元豐制改太宰
少宰復為左右僕射

兵制損益

太祖

建隆二年五月甲戌詔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史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兵十一月周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户才勇者一人為弓箭手餘九人資以器械芻糧是歲詔釋之凡一千四百人此據兩朝兵誌三年七月先是雲捷軍事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上曰諸州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逞耶庚

辰命搜索悉配海島于是奸猾斂迹十一月甲子又大閱于西郊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須按籍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令悉為精鋭故順時令而講武焉十二月詔自萬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從趙普言復置縣尉故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九人選關西道鄉兵付慶州戊午遣盧懷忠毡毯使洛陽張繼勲染院副使康延澤等帥步騎數千人並赴襄州夏四月庚寅出內

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池以諸民門下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右武統軍承陳焮董其役三年八月戊戌朔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缺又選强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為高下之等給散諸州軍委長吏監寺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都下上每御便殿親臨試之用趙普之言也九月己巳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馬軍為驍雄為雄武並屬

侍衛司

開寶四年十一月己未初上擇僞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為十班内殿直稟賜優給與御馬直等于是郊禮畢行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川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書詰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隷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内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

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失于禁職而作亂蓋威令不行實賞賚无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兹臨御誠謂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一有犯吾令惟有劒刑以誅之耳置靜江軍見廣南門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庚辰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虎衛九月上屬意戎事每罷朝即于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取伉健者隷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强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為進退之節每按旗指縱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上甚悦即遣中使賫以金帶賜翰謂之曰此朕藩邸時所服者也因謂左

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朝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隳紊故也八年春正月上念征伐勞苦月賜沿邊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曹彬罷因此後上遂無復賜　曹彬以鄉民為兵見契丹門六月

改日騎曰捧日上以契丹入寇遣使諸州選丁壮為義軍

淳化五年八月命左右衛各置卒千人上以京師六衛廵警用禁兵非舊制也

至道元年十一月己未閲武于便殿衛士有挽弓及一石五斗者矣二十發而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方今寰宇無事

美才間出悉在吾彀中矣又令騎兵步兵數百東西列陣强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廷間數百人爾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列成者三年八月江淮發運使楊允恭捕販私鹽賊三十九人上曰可圖為一軍以備舟檝之役號曰平河

真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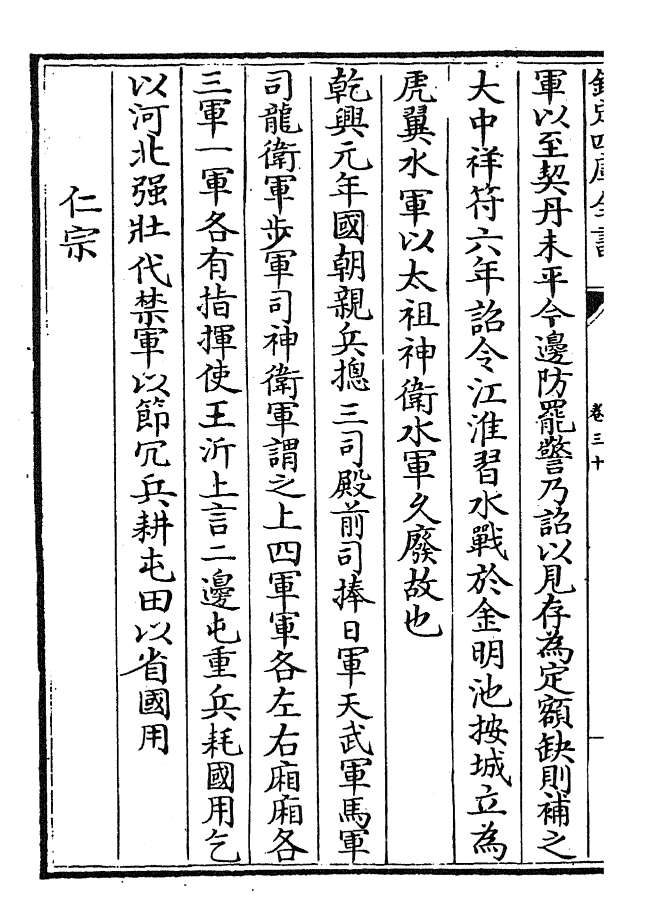
咸平元年上以御龍直二百餘人閱試武藝二年閏三月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曰臣愚以為不任人無

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寛民不寛民無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奏入優詔褒答三年甲子諸軍校以次選補多自陳其勞績馬步軍都頭呼延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望升擢誠恐福過災生拜賜而退衆頗嘉其知分十二月河北河東强壯自五代時瀛覇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籍河北民為强壯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

者蠲其户役尋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柵官給鎧甲
四年九月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
與正兵分戍守城屢遣御史吴倩與轉運使同主其事
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沿邊軍士先選中者
並升為禁軍號保捷吴升上言請復古車戰之法及車
戰之利上納之五年命蕭延皓毅命可以捕賊守隘立為
廣捷軍六年三月御史田錫言國家為缺少軍兵遂于
曹單等州點集鄉村强壯之士揀選為兵初令本城防

守後乃抽赴京師非曰失信頗屬妨農四月先是京師
發禁旅于河東其數不足則補以州兵十不得二三至
是帥臣請補如舊制于是命張延揀義軍一萬三千人
立為神鋭二十四指揮神虎十指揮常加訓習以補戍
河東之缺九月募近京强壯補禁衛詔高瓊教閱行伍
整肅名近臣觀之上喜因謂瓊曰昨日村民今皆為精兵矣
景德元年秋七月戊子陜西轉運使言西面沿邊
諸州于保義軍内揀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上曰數年

前賊圍靈州諸路請援兵曾無虛日乃議立此軍朕詢于知兵及詳練邊事者皆云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懼不敢為寇矣二年三月安陽人陳貫喜言兵上論三篇大畧言禁旅當以衛京師不當戍邊戍邊莫若募土人隷本軍籍民為定府兵使北兵扞狄西兵扞猺至是知鎮戎曹瑋言應募為弓箭手者請給以閑田蠲其租春秋耕斂出兵護作詔從之仍置廵檢以統之其後河東亦募置四年夏四月辛未上曰比河東名募土人為



軍以至契丹未平令邊防罷警乃詔以見存為定額缺則補之

大中祥符六年詔令江淮習水戰於金明池按城立為虎翼水軍以太祖神衛水軍久廢故也

乾興元年國朝親兵揔三司殿前司捧日軍天武軍馬軍司龍衛軍步軍司神衛軍謂之上四軍軍各左右廂廂各三軍一軍各有指揮使王沂上言二邊屯重兵耗國用乞以河北强壯代禁軍以節冗兵耕屯田以省國用

仁宗

寶元二年閏十二月以西討元昊夏竦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東歸言東兵五害土兵五利楊偕上言與始終論辨竦議竟屈

康定元年吴遵路常建議復民兵于是詔遵路籍河東鄉下為備邊仍下其法於諸路九月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强壯陝西京西東路新置弓手皆以三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户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

歸時勾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歲正月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

慶歷元年二月詔京東西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惟陜西仍故號為保捷兩河强壯雖别名義勇亦有隸宣毅者初募額外弓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奏利害八事方平所議如此然當時不能盡用也四月田况上兵策十策七曰蕃落廣鋭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

力伉捷武藝精强戰鬬常為士卒先自昊賊擾近以來惟土兵踊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闕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五十為折支積歲月一支又皆糜敗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軍目南中選塡材質綿弱自云不知戰鬬見賊恐死聞者皆以為笑朝廷特塞數為民而已若曰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别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曰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

聞其有不能被甲上馬者況驍勝宣武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射習望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西北邊皆有蕃兵蕃兵者塞下内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于是王堯臣建言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廵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户所獲財畜官勿

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
增俸錢詔如所請十二月韓琦請諸路部署許置親兵
百五十人鈐轄都監各置百人仍日給錢二千冬詔知
秦州韓琦常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詔琦詳度以
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别立名
額速具利害以聞詔從琦請簡峡西弓手悉刺面充保
捷指揮是時西邉用兵諸州保教軍總六千五百十八
人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歷初河北總十八萬九千二百

三十人河東總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皆簡強壯并鈔民丁涅手背為之三年九月仁宗開天章閣富弼范仲淹召對陳十事其七修武備請密委兩地以京畿在軍馬約唐之法名募強壯之人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置萬勝軍（見安署門）六年秋七月三司使王拱宸言三朝兵數（見用度門）十年十二月三司使張方平言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禁軍約四十餘萬人又言太祖備邊所畜兵不及十五萬太宗亦不

過四十萬先是咸平中備西北募士至五十餘萬因戛
戎阻命始籍民兵俄命刺以補軍籍凡内外置禁軍約
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鄉軍義勇州郡廂
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列于數八年三月方平條對手
詔時政言親衛之兵臣按周官虎賁士掌守王宫皆士
也趙左師觸龍託其子于太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宫盖王宫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宿衛之士
選材武必取端愿之士以其近尊不可不審國初宿衛

募置游惰無根帶者乞于諸班中選其年勞久次者東西下班殿侍又有門閥家業者曻立保委之法選取以充殿内之衛又言太祖訓齊軍法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韮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又制更戍之法遠妻孥外戍之日多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每月請糧營在城西者即于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于城西支不許雇車乘須令以負以勞役之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天聖

中上言東西倉互給軍食固欲邀求軍人不知乃
太祖之法今則異矣衣服驕侈所受廪給一身不足所
有妻子爭得不凍餧豈能不歸怨於上耶如帥臣自能
節約以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
皇祐四年三月包拯建議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如謂
戍兵不可遽減則訓練義勇以壯邊備雖小給餱糧每歲
不當屯兵一月之費朝廷難之于是復奏分屯事訖不行拯欲舊沿
邊州軍兵馬除防守備留外其屯駐駐泊諸軍以郭諮所製獨
悉令歸營就糧遇有警即時起數不旬日可到

轅弩募土兵教之既成經畧使夏安期言其便乃詔置獨弩軍
嘉祐四年三月有上封事論議義勇為河北伏兵以為
古者農兵一體有事則習於戰陣無事則散歸甲里
以時講習無待儲廩今河北義勇軍是也惜其居于
列郡但為守城之備而已朝廷下其章河北帥臣等
議曰河北河東皆邊塞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
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從之七年六月初自慶歷
以來乃總二百二十五萬而禁軍八十二萬視祖宗時

募兵浸多至是韓琦請乞量歲入錢帛之數立為定額詔中書樞密掇其制裁為定額

英宗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建議刺陝西義勇總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實録云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司馬光極言其不可琦言今之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可以欺之于一時少緩則敵知其情寧無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歷間陝西

鄉兵初刺手背後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刺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相公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率以為常矣二年十二月是歲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三年四月詔河北戰兵三十萬一千餘人陝西戰兵四十五萬九百餘人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時邊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為兵數不少故降是詔四年張方平言國計以

為冗兵最今日大患計禁軍一人歲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慶歷之數此景祐已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歲增費二千萬緡也八月殿前馬步軍司言諸路指揮所管軍士不及元額軍員數多欲自今除三年一次轉運員軍分依舊外餘以實管軍立數推定軍員額第遷補並通管五都從之是總治平之兵一百六十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歷之籍減幾十萬校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

神宗

熈寧元年二月趙卨言綏州不可棄勸郭逵招集降羌逵從之運丹州粟以給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選其強壯千餘人刺為兵餘丁皆刺忠勇字使不得逃回丙申樞密使吕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少壯人材武藝取旨手刺上等二軍之議九月上曰朕嘗問王存以兵費乃言臣不曾講兵書因問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令欲省兵當擇邉將人材以一州令各自精練仍鼓

舞其州民使各習勇則兵可省閏十二月上問府兵之制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糧給之則無貧富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也但義勇今既以良民為之即當以禮義奬養又擇其鄉閭首傑為之將校量加奬拔則人自悅服今募兵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今募兵出于無賴之人尚可以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可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

然上論及邊兵已不足以守雖費衣糧然又不可減安石曰今若更減則誠無以待緩急不減則財費困國無有已時若不能治兵稍復古制則中國決無富强之理上因言義勇可使分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上因問府兵事安石曰府兵處處可為又可令入衛公弼曰韓絳文彦博皆以入衛為難兵部上陜西河北河東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益以環

慶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為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為指揮四百三十而河東二十郡自字量免戶下支移折變别團會教閱依舊日放散並給口食又自出倫者聽籍候有闕收補從之詔淮南等路委長吏兵官選少壯廂軍堪習武藝者依列教閱團結量免難工役常留在城以備使四月張田在桂州踰二年朝廷自智高亂遣兵戍嶺南多病瘴田盡索土

丁峒兵教以兵法奏請罷戍兵十二月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並分隸河北總管司先是此軍未備河北戍守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緣邊土兵以省三司餽餉故有是詔二年春正月乙酉樞密院進呈減住營兵數且祖宗朝北戍無警即便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韓絳曰朝廷須修法度愛惜財幣乃能休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升之曰以議暗消本路乞兵于京東招補亦將有序不數年可見效矣上曰卿等

可議以聞樞密院言廂軍近以團結教閱武藝欲結威
邉指揮請受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仍
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荊湖曰靜江兩浙曰
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于軍額上從之三年
冬十月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已上不中程曰量
減請受從之淮南呂公弼言事體甚大難遽行也曽公
亮曰為當有漸王安石曰執政叶心不扇揺人情自無
事陳荐言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重内輕外人情安習

一旦去國容食江淮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從之卒罷
退慶歷後總七萬七千為指揮一百五十凡三路義勇
之兵總四十二萬餘三千五百人河東陝西弓箭手數
河東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西十郡并舊寨籍四萬六
千三百唯秦鳳有寨户後義勇浸息聯以為保甲云三
月詔幷龍猛八指揮為六舊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百
人為額自康定慶歷以來諸軍間有併廢至熈寧初大
整軍額有就而合者從併省之後部伍齊肅無有名存

而實缺者也三年王安石進言義勇教教閱事時土兵有缺詔募三千人旋湊以義勇雖訓練以時而未施于征防可按府兵遺法俾之番代詔復問以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四州義勇分三番番三千人防秋週而復始募土兵歲減量八萬碩料錢六千餘緡冬春衣布五千疋綿三萬七千兩詔從之行之諸路冬十月乙酉渭州言職罷保毅應役上令一名納錢三千令總平凉等縣狀保毅元置年深多非本戶正丁並各貧下

乞免納糧依舊給修諸役初咸平五年因西路用兵遣侍御史吴應與陜西轉運使閱沿邉民丁壮得六萬八千七百人號保毅軍至治平中刺陜西義勇乃令環慶路保毅幷揀為義勇三年薛向等言兩路保毅並于地畆上科差歳久日有租名初无正丁皆是臨時衆户依地畆合錢僱傭充役宜盡免保毅應役止令輸錢少備修城至是民以為不便又令損其數十二月己未内出開封府界及諸路兵更戍之法已巳文彦博等上在京

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上亦自內出治平中兵數相參照顧問久之遂照殿前司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存六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總計三萬四百人在京增廣義勇五指揮共二千人開封府界定六萬二千人在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八千三百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各一千二百人川陝三路共四千四百人為額其河北以人數尚多須後議

之四年二月庚午止批殿前馬步軍司差發餘兵數不多京師本根之重于理非便其治平四年熈寜元年差出之兵可契勘抽回夏四月安石欲變宿衛見安石門九月丙戌詔今後廣南東路西路土兵搶手邕州洞丁荆湖南北路土丁弩手䕫州路義勇軍編冩成册年終奏知封州鄧中立請以廣東未置搶手州縣如廣惠等五郡皆置從之十一月提點諸路縣鎮司前言諸縣兵級弓手有武藝精者遇按月請如保甲量給賞從之十二月

樞密院諸路廂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十三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其為兵凡二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諸司或因事募兵之額不與焉五年正月先是曽孝寛為王安石言有軍士深詆朝廷尤以移併營房為不便或言自連陰如此正是造反時安石具以白上文彦博曰近日朝廷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併營事亦合如此此輩乃敢紛紜公肆詆毀誠無忌憚

至言欲造反悉須審察吴充曰併營事已久人習熟何緣有此近來惟保甲事人情不安保甲民有為匿名書安石大怒乃出錢五百千以捕為書者闕民有偶語者曰農事方興而馳我閱武非斬王相我輩不得休息邏者得之付獄安石意為匿名書者必此人也使鍛鍊成獄民不勝榜掠而終不服林希云開封推官樂涅叟在府不及一歲凡論議時事及詬安石者一十餘獄夏五月辛丑命校書王安禮編修三路義勇條貫八月庚子上論太宗時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將帥御其進退不如太祖時王安石曰太祖知將帥情狀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進反乃以其人送郭進此知

郭進非反也故如此與唐德宗送言李琦反者與琦異矣其後郭進乃為奸人所陷至自殺傷業亦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將帥盡力者乃如此此非中御之失而已馮京曰河北義勇十八萬自足何須作弓箭壯安石河北義勇收入户下盡河北有許多地許多人只令十八萬人習兵為義勇而不可令盡習兵當如今府界保法修定六年冬戎瀘州江安縣各置武寧軍一指揮以四百人為額上曰併裁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十萬軍

之資也若訓練既精人得其用不惟勝敵兼亦省財王安石等曰累歲以來陛下選用使臣專令訓練間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分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于總管司謂之駐泊非屯駐駐泊而以糴賤留便廩給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夷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者蕃漢兵什五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熈寧元豐之間兵制大備矣此兵悉首篇新叙今掇取附見凡禁軍俸錢千為上軍五百以上

為中軍以下為下軍其賞罰遷叙視此為等其政令掌于樞密院歲以秋月校其藝能而賞勸之熈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慶歷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上患冗邦用不繼始議減併乃親制選練修飾武備之法甚衆一日顧謂輔臣曰前世為亂者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為兵

連營以居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禄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于階級之間使不得動既無敢為非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俾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藝祖養兵止二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无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无内變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餘年蓋本于此初上欲省兵王安石對曰揀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則兵可省其後遂什伍畿甸之

民以為保甲諸路亦可以推行元豐中義勇保甲遂上番以代禁衛其廵檢縣尉司所省募兵亦數萬詔缺額弗補者會其利費儲之專以待武備之用自後民兵數遂踰募兵而國用之久議欲擇民之技武者若唐府兵番上以宿衛事雖未行其規模宏遠矣此兵志首篇所云姑附見須詳考存兵效也

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徙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内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為始號廂軍禁後皆

以為下禁軍其給使于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

熈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檢治廂軍其後禁軍或降剩員或陞階以備廂軍諸路力役之事廣淅間詔增募而西京轉運司所募多至三萬餘人陜西減額五千人亦至三萬人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募士教閱以為忠果二十指揮分隸河北總管以除盜恤饑而河北及熈河路修城壘河北所募五千人熈河亦募三千人修京城以廢馬監軍置廣固保忠凡十指揮亦五千湖

南摇人平戎瀘軍興洮河轉漕又皆增置大抵凞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衆矣自三代之後凡國家之力役皆調于民故民以勞獘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詔雄州雲翼兩指揮依舊存留各以三百人為額二年正月文彦博言廂軍舊隷樞密院新制

改隷兵部且本府之兵豈可無籍遂詔郡令自進冊以其副上樞密仍更互揭貼三年正月詔京西廂軍以三萬三千五百人為額增粹州克寧廂八百人
紹聖四年十二月置都大兵房樞密院自熈寧始置兵籍然後逐月季揭貼進呈至是立式令承㫖司歲終造都籍具諸路見管數以申樞密院自是兵籍可考
元符三年六月樞密言河北增馬軍廣威步軍保捷二萬餘人而在京禁軍鈌萬人令帥司選其願換在京軍

分耆發副從之

徽宗

崇寧五年樞密院言禁軍缺額二十四萬近創廣勇崇捷崇政十萬人尚闕十四萬

政和三年閏二月先是朝廷下諸路增廣保五法以寓軍令而京東西路提舉官任諒慮追呼抑配或致民獘乃自披等搜擇不越月得甲五十萬率先諸路詔加諒直秘閣轉一官八年童貫揀伉健少年勝捷軍以爲親

缺页